

“清新时报”——永不磨灭的精神底色

张 晔（2009级新闻）



张晔校友

2019年11月8日，是我最近一次回到清新时报社。那一天，我的单位人民日报社在母校的未来媒体实验室组织了一场活动，“党报守夜人对话清华园——解码全彩印时代的人民日报”。我作为主讲人之一回到母校，而那一天，正好是记者节，也是清新时报17岁生日。

在会场准备的间隙偷偷跑回了报社，窗外的爬山虎已经金黄，还是我们曾经一抬头就能望见的熟悉模样。墙上贴满了范敬宜院长、历任出版人和指导老师，以及不同年代清新报人的照片，犹如一段时光回廊，照见了十几年来共同奋斗过的我们。一个小姑娘正在认真打扫着房间，一聊起来，她说小朋友们都在忙着采访写稿和上课写作业，自己大四了，有空来收拾收拾；再一聊，她是当时在任的，清新时报社社长。

那一天我在朋友圈中感慨这是我的第11个记者节，同行的领导老师非常疑惑。我笑着说因为我的新闻生涯是从“清新时报”开始算起的，而这绝非戏言。我和带我成长的师兄师姐、一起并肩的同学战友、我带过的师弟师妹，甚至是从未谋面江湖上只留传说的大前辈们，无论大家身在哪里、无论从事什么行业，就如同清华人用“几字班”作为认亲密码一样，“清新时报”就是我们永不磨灭的精神底色。

观察家

在清新时报的头版，报头上方印着五个小字——“校园观察家”。自2002年创办以来，这不仅是清新时报的办报宗旨，也是一代代清新报人的成长目标。校园是我们的立足点。我们热爱这个园子和关心时代重要议题的方式，是以媒体人的视角去观察、去表达。做好这样的观察，离不开报社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好传统，而实现表达的效果，更离不开一个开放包容、互相尊重的校园公共环境。

2011年5月初，一则“清华校园网络将改革收费方案”的传言引来诸多猜测。清新时报经多方求证，首次证实了这个消息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指责学校“变相涨价”的多数同学，与通过测算认为改革合理的少数“技术派”持续争吵，一场学生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正在展开。作为首

发媒体，短短三四天，我们成立了一支报道组，整理舆论、还原讨论、跟踪问卷，采访学校部门、学生会权益部、学生中的“意见领袖”。核心事实必须锲而不舍地去突破，学生间“口水战”正酣，意见纷乱，我们只能平衡采访，用心辨别，一点点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。

努力并没有白费。几天后，学校专门为此召开了校领导接待日，邀请了反对最激烈的学生一起讨论。最终，当时的校领导为改革没有征求学生意见诚恳道歉，并暂停方案，宣布将在学生参与的基础上重新调研。在最新一期报纸中，《清华行动：补上程序公正这一课》《“新网费时代”的网络资源分配》登上头版头条、二条，报纸上架后迅速被拿空，赢来一片好评。此后，清新时报一直跟踪网费改革的进程，直到次年一月，符合多数同学预期的改革方案正式实施。而这次报道，也成就了学校、学生互谅合作的一段佳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清新时报“观察家”的态度和建设性的努力也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关注和赞赏。2012年4月，陈吉宁校长上任不久就来到报社调研，不仅为报社的发展带来了强有力的支持，还与我们一起讨论关于科学传播的好点子、关于校园文化建设的好思路等等。此后，他习惯每期都阅读清新时报，看到学生反映热水不热了，就敦促物业中心去解决；看到学生科创的新尝试，就再加一把力多支持。他知道我们常年熬夜办报，后来特意准备了茶叶让我去拿分给大家，临近期末考试周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学期出报计划，他在路上遇到我言语中还非常遗憾“最近都看不到清新时报了”……

真媒体

如果说“观察家”是对我们身为清新报人的业务要求，那么“真媒体”就是作为一个报社的理想了。在校园里拥有一个“仿真”的媒体环境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？

2012年，我作为一个总编辑的一周往住是这样度过的——周一，当期报纸出炉，下周各版的选题进度如何？周二，深度的初稿出来没？周三，半夜了终于改完定稿！周四，和执行总编在编辑室里审稿改大样。周五，短信电话邮件轮换“轰炸”出版人，反复沟通只为求得一句世界上最美丽的话——“同意印刷”。周六，报纸发排付印。周日，编务会上评报、报选题……啊，新的一周又到了！

然而，别以为只有总编辑的日子是这样的。编辑室的下午，无论你什么时候踏入都会有部门在开选题会、采前会、碰头会；正在排版的编辑可能正一边手指在键盘上飞舞，一边插嘴“这个可以……”；发行部的小朋友们默默走进来搬报纸……而到了晚上就更精彩了。编辑室里亮到深夜乃至清晨的灯光、保安来轰人的怨念和姑娘们“求求了再等一会儿”的撒娇、把流行神曲拿来当提神的“劳动号子”、下了“夜班”顶着黑眼圈沿着校河奔向北门外夜宵圣地饕餮的声声笑语……在清新报人的脑海里，日子常常不是以“校历第X周”计算，而是以“第X期报纸”来衡量的，它塑造了我们对时间刻度的认知，早已浸入日常生活的血脉肌理，无法剥离。当然，这些日常办报的经历只能算“随堂小测”，遇到重大活动报道的“大考”时，清新报人的“战斗”精神更能淋漓尽致

致地展现出来！

2012年4月，新闻学院十周年院庆。《清新时报》以“跨越10”为主题，推出一期院庆特刊，用大篇幅探讨了建院“十六字方针”，以理性反思和建设性的态度，来展现我们对新闻教育的思索。

特刊之重，险情环生。付印前一天下午我们才顺利专访到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、院长柳斌杰，我紧接着熬夜写稿一个通宵，第一次在编辑室迎来清晨的日出。当日晚上，八九位骨干再战一夜，终于在早晨六点顺利发排印刷。拖着昏昏沉沉的脑袋，我们选择庆祝的方式，就是集体去吃了一顿清华久负盛名的早餐——清芬园包子。然而，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开始。特刊付印后我只睡了一整个下午，就开始撰写直播院庆论坛和庆典的策划案。跟学院领导、合作媒体、清新骨干打了一圈电话确认各项细节后，一个六七人的“直播小组”迅速上线。

我们这个团队可能永远不会忘记那无比充实的两天。4月21日上午，人人网公共主页、四个微博账号滚动直播院庆论坛，速记、编发快讯、发布图片。下午，拆分成几个小组同时直播分论坛，利用中午的短暂间隙我们还为第二天的晚会节目进行了彩排。4月22日上午，直播院庆庆典，下午，筹备节目和晚会稿件，晚上，清新时报骨干一边奉献了晚会第一单元的首场表演，一边继续直播晚会……那两天学院名流荟萃、活动异彩纷呈，我却几乎想不起来见到了哪位“大咖”，有哪些有趣的故事，难怪后来看到留在学院庆典照片里的我们，都是一个个埋头打字的形象。

论坛直播还有一个好玩的花絮。当日

早上，我们坐的位置刚好与合作媒体的工作团队面对面，看着人家从桌布到电脑一水儿的鲜明LOGO，我们觉得虽为校媒，但气势绝不能输人，马上回报社运回一摞报纸，剪下每期头版在桌前贴成了一排“门帘”，又把报头剪下来贴在自己的电脑上。“小米加步枪”，路过的学院老师连连笑我们“太认真了”，现在想起来也觉得真是少年意气，不过，这正是我们心里最朴素的所想——清新时报是一个“真媒体”，清新报人要做合格的媒体人。

何为“真媒体”之“真”？是要求之“真”，我们一直在用机构媒体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既要笔下有事实之“真”，又要管理上的流程之“真”。记者与编辑的责任与义务、采访报道中的新闻伦理、刊发时机与报道效果等等，只有走入社会、真正从事新闻工作之后，才能更加体会到在清新时报塑造的新闻观，是那样坚实而有力，这里从来没有“过家家”的孩子，办报是一件严肃而庄重的大事。“真媒体”之“真”，更重要的还在于方向之



《清新时报》十周年院庆特刊



2012年，清新乡社部分人员在十周年院庆晚会上合影

“真”。作为纸媒的清新乡报，办报宗旨历多次改版始终如一，而进入“新媒体时代”后的清新乡报，方向之“真”显得更为可贵。

2011年我们成立了网络中心，是现在清新乡报新媒体中心的前身。在新媒体刚刚发力的那个年代，把发稿速度提起来，是当时的迫切任务。所以，我们以人人网公共主页、新浪微博为平台，开辟“早安头条”“晚安旧闻”“零点微评”等栏目，每日滚动，从未间断。那时候，我大年初一早上起床先要爬起来“审稿”，第一代小编，真的挺拼的！后来，我们又摸索过开发自己的新闻APP，最后稳定在微信公众平台为主阵地、报纸与新媒体同时发力的格局。站在今天的角度看，新媒体领域的竞争早已不是速度的竞争，而是注意力的竞争。所以，我们的朋友圈里永不会缺乏“犀利”的观点，不会缺乏情绪化的泛滥，甚至没有人愿意让核心事实“再飞一会儿”，因为每“反转”一次，又会产生新的关注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所以，尽管我没有亲历过“微信时代”的清新乡报，但我一直欣赏着今天师

弟师妹们的探索。策划不缺温情，但又带着清华人的冷静成熟；评论不缺观点，但不会为了说服而丧失论证的理智。疫情期间，还发出了“双黄连报道的三个问题”等分析文章，在喧嚣扰攘、沉迷在嘲与被嘲之间的舆论氛围中，先跳出来，再深一步。也许这样的文章不会是点击率最高、也不会是“吸粉”的法门，但是这就是清新乡报的样子，是校园媒体人的一种坚持。正确的方向，比现实的利益，更为珍贵。

清新人

十几年了，在这个报社里诞生过很多“金句”，比如“一见清新误终身”，比如“万物速朽，清新依旧”。没有人会特意考证这些话从哪一年开始流传是哪位小伙伴的版权，但每每我们重逢，或者遇到清新乡报生日这样的“大日子”，总会一次又一次，收获相似的感叹。因为我们都有着同样的经历。清新乡报是新闻学院的本科生第二课堂，我们从入学教育时就来到这里，在报社的实践与在课堂的学习同时起步。第一次署名见报、第一篇深度报道、第一次排版、第一篇评论……无数个“第一次”烙印在这张报纸。我们加入这个报社时十八九岁，离开时也不过二十二三岁，正是生气勃勃、敢想敢拼的年纪。我们把培养大一实习记者的制度称为“清新幼儿园”，我们被师兄师姐们手把手带着采访，到后来又带着师弟师妹们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。一篇篇改成花的稿子，一个个反复推翻的版面，曾经的“痛苦”经过风雨的洗礼，让我们变得更强大、更热爱、更无所畏惧。

清新报人永不磨灭的精神底色是什

么？我想，它是一种追求真理、实事求是的坚持，这样的坚持，来自于那些年学校领导 and 学院老师对清新时报的保护和支持，来自于我们所受到的本科新闻教育，让我们坚定选择成为这样的人：它是一种吃苦耐劳、百折不挠的毅力，这样的毅力是从实践中一点一滴磨砺而来，给了我们如今从事新闻工作、面对更大风浪也不后退的底气；它是一种开放包容、与时俱进的格局，正如为我们题写报名、新闻学院首任院长范敬宜先生的期许：上大舞台，干大事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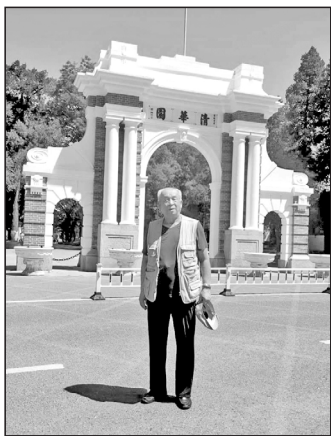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开头的那一天，就在我们主办的那场活动中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方江山把一份人民日报创刊号赠送给了清新时报，

祝福年轻的清新报人不忘初心、砥砺前行。我看着我的两个“本报”于此此刻的缘分，犹如看着过去与未来在此刻交汇，这就是传承的力量！

2020年11月8日，清新时报就18岁了。18岁在我们的世界里意味着“成年”，而这一年，它也正巧开始面临更大的挑战。我不知道作为学生媒体的清新时报前途和命运会如何，但是它的精神终将不朽。希望现在和未来的清华园，希望我最亲爱的母校，能够记住“清新时报”这个名字。因为这不仅是我们大学生活中一个最珍贵的集体，更因为一代代从这里走出的“我们”，曾满怀真挚用心书写过：爱与坚持。

母校恩重如山 育我立志成才

○高云生 (1966届自控)



长
在
母
校
留
影
二〇二〇年六月，高云生学

我是1960年考入自动控制系（现今计算机系）的一名普通校友，在清华学习了六年（其实为七载），经历了太多的事

情，记忆最深刻的是以下几件事：

在大一期间，我们学习“串磁芯”开始接触计算机存储单元的核心元件。老师教我们把“漆包线”按要求绕在一个比戒指还小的圆环上，我们觉得新鲜、好奇，也很自豪，毕竟是自己亲手创作的。那时的电子计算机体积硕大，在西主楼底层，电子管启动还要预热。我们在校从拉计算尺开始，毕业后到工作单位后用手摇计算机做辅助计算；70年代升级使用从意大利进口的电动台式模拟计算机，后来又发展为台式数字机；后来为了仿真计算提高效率，就到外单位（如北京水利局，高能所等）预约“上机”。这段路程不是很长，但也不短了。总之，在学校学过的数学、